



人生邊際

半場戲

兒時，每年看中央電視台除夕的春節聯歡晚會，黃梅戲都是戲曲聯唱的「保留戲種」，而「樹上的鳥兒成雙對，綠水青山帶笑顏」是最具代表性的黃梅戲《天仙配》經典橋段。之所以會淡淡地喜歡，大概是因為這句戲詞對我進行了最初的修辭啟蒙，讓我在反覆的聆聽和哼唱中不知不覺地明白了「賦、比、興」的魅力。

前幾天，很認真地到理工大學聽黃梅戲，是和《天仙配》《女駙馬》並稱的「黃梅戲三絕」《羅帕記》。故事情節並不繁複：舉人王科舉娶陳老尚書之獨生愛女陳賽金為妻，中途因管家作祟，產生誤會休了陳賽金，最後誤會解除，與妻兒團聚的故事。而導致誤會、推動情節發展的「線索」正是祖傳寶物金絲九龍羅帕。

演員們的功力不必說，在戲台上的小小空間裏，把王科舉的「怨」、陳賽金的「冤」、管家姜雄的「壞」、店姐的「義」刻畫得淋漓盡致。我更關心戲文，也更感慨於戲文。頭一晚，夫妻二人臨行前話別、依依不捨，甚至還為可能要出世的孩子一同起名字；第二晚，讀書人王科舉竟然就能輕信愛妻將祖傳寶物送予他人，移情別戀——固然這裏有情節發展的節奏需要，容不得太多的鋪陳和過渡，但那戲文中為了刻畫王科舉的怨恨，一口一個「賤人」實在是讓我有些內心不安。我不禁想：故事是古代的故事，警世的卻必定是現代人。當下社會，不少年輕人對婚姻心存恐懼，如我一樣看了這齣戲的人難免對走進婚姻畫下一個更大的問號。我當然知道才子佳人的戲最後都是大團圓結局，但這個過程又有多少「美好」能耐得住、熬得過最後呢？所以，我只看了上半場，就離開了。



●作者在戲院外與「主人公」隔空合影。 作者供圖



心窗常開

浪蕩四方的無名小妖怪

潘金英

奉承，躺平，害羞，膽戰？你們覺得自己性格特質屬哪門？我特地到內地看《浪浪山小妖怪》，基於當時這國產動畫片宣告票房已經突破14億元人民幣，我太想知道，這片是否像《哪吒2》那麼出彩有魅力？

為何勁受歡迎？影片據悉是延續《西遊記》唐僧四師徒取西經之故事。難道這新派動畫，就不怕狗尾續貂？真會金蟬脫殼？變陣取勝贏過經典名著嗎？

我滿腹疑惑進場，動畫片一開始已經好有看頭，畫工吸引，亮麗奇境出現了一隻隻貌不揚，但長有獠牙的小豬妖。情節處處有奇趣，一個又一個小妖怪隨之閃亮登場，蛤蟆精、黃鼠狼、大猩猩等一行小妖怪，居然揚言扮成唐僧四師徒，踏上取經之路。

這不是太天真太多白日夢嗎？想像永遠和現實有距離及反差，天有不測風雲，路上隨時遇上陷阱及機關，起步滿心期望就不怕慘劇收場嗎？

若要取得西經談何容易，果然不出所料，往西天走一路上諸事不順，小妖怪們意見不合，面臨拆夥危機。

世上有千萬種人，有人屢戰屢敗，但四小妖怪算是屢敗屢戰，有仁義勇毅能患難相扶持。初期小妖怪中有的想打退堂鼓，有的想過自己平時過慣的日子，有的要取經得勝，也有的堅持初心。

成功是什麼？不是成績表，而是和

過去的自己好好較量，創造出更優秀的自我，哪管是神是鬼、是妖是魔！

「浪浪山小妖怪」簡直是無名英雄，平凡無名卻抱仁人愛物之心，是今日無名小輩的偶像啊！影片中小人物的面目神態、說話腔調、想法等，均反映出一般平凡無名小卒的行徑。

青少年讀《西遊記》，容易幻想並代入自己是齊天大聖孫悟空，手執金箍棒，會翻筋斗雲，有降妖伏魔厲害真功夫，簡直是蓋世大英雄。

然而，生於世上若有寄塵，自身本為卑微小人物，在現實世界中成長，會逐漸漸覺明白，自己是單打獨鬥，永遠不是主角，永不曉得如何呼風喚雨，非但不是主角之一，更非配角，而只是靠邊站，是社會大舞台上虎度門後面一粒微塵，或只是掃塵埃的可憐人。

但重要的是，這些浪蕩四方的無名小妖怪，目標雖不同卻終於團結，兄弟同心，其利斷金，重要的是不放棄自己，都努力想活出自己喜歡的樣子，值得世人敬佩！



●《浪浪山小妖怪》中的4個小妖怪。 作者供圖



琴台客聚

堂堂之陣氣昂昂

潘國森

九三閱兵以85種語言向世界廣播，展現出中國強大而全面的軟硬實力，全球實時收看觀眾超過23億人次。

硬件是領先全球的電子通訊設備，軟件是與各國各族交流溝通的能力。中國精通外語的人才充沛，又長期協助第三世界國家發展，讓異國的精英來華上大學。這些外國朋友學好漢語，有利於深度的雙邊經濟文化交流。

反觀美歐列強的政客很少主動去學外國語言和文化。美國人對來訪的國賓態度輕蔑、目中無人。到了驚覺很多國家已與中國交成朋友，這時才去挖牆腳已無作用。平時不燒香，臨急抱佛腳，怎會在關鍵時刻天降助力？反觀中國政府對外國領導平等對待，絕無輕視，得道自然多助。

有朋友吃科技行業的飯，又長期到內地出差，他便自以為完全掌握國家現況和大勢，常說中國軍備落後美國幾十年云云。筆者能掌握的資料無多，難以反駁，現在真是水落石出了。

九三閱兵展示的新式裝備，包含過去多年來跨學科、跨領域的既深且廣的協作。中國科學家、工程師為國家出力、因

公忘私，是「上下同欲者勝」的最佳註腳。反觀美國靠高職厚薪到全世界搶人才，本土精英多有「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的心態。

科技和經濟之外，中國的人力資源也經濟勝美歐日諸國的總和。九三閱兵的方陣顯示出堂堂之陣、正正之旗。有外國網民認定是人工智能生成的畫面，這是幾年前不會出現的謬論。

筆者細看一男一女兩個方陣，右前方領步的兩名戰士五官輪廓還真有點像，其他戰友當然都是不同的樣貌。實情是中國閱兵最重視威儀，方陣全員身高都極接近，再加訓練有素，方步、轉頭向閱兵台、舉手敬禮等動作都完全一致。這樣雄赳赳、氣昂昂的堂堂之陣，敵對國家的高級將領見到解敵軍的氣勢、磐石般的紀律、鋼鐵般的意志，今後必難再自欺欺人，以為可以在軍事上欺辱中國。

反觀美國閱兵，方陣內高矮肥瘦都有，步伐雜亂無章。無論是外觀儀容，還是精神面貌，皆相差甚遠。

到最後操控武器的始終是人，中國戰士和美國大兵的能力高下立判。



百家廊

孟秋嘗新穀

《神農嘗百草》的故事在中華大地廣為流傳，但「嘗新」的習俗，現代人卻鮮有人知。

當孟秋從一股滾熱的風中起來，從一陣響亮的蛙鳴中起來，從翻滾的稻浪中起來時，嘗新的時節到了。你看，「十里西嚙熟稻香，槿花籬落竹絲長，垂垂山果掛青黃。」艷陽朗照，稻穗飽滿鼓脹，每一顆穀粒都因成熟而顯出沉甸甸的儀容。微風拂過，稻田翻湧起金黃的波浪，稻穗低垂如謙遜的哲人，向着生養自己的土地俯首致意，陣陣稻香浮游於空氣之中。一塊塊稻田像一本本攤開的作業本，攤曬着農民的汗水，攤曬着豐收的喜悅。

馬上就要開鐮了，進入最繁忙的雙搶季節。開鐮前，先過節——嘗新，一個比端午和中秋都重要的節日。隆重、熱鬧的嘗新儀式開始了，淺水塘裏人頭攢動，嬉笑連連，男女老少都在池塘裏摸魚，誰摸到就是誰的彩頭。鱧魚最性急，聽到水響就急着向水面上跳，引得四五個人一齊撲向牠。草魚沉穩得多，躲在水深處「觀察敵情」，「敵不動我不動，敵一動我就動」，一旦有人靠近，打個水漂就飛快躍走了。鯉魚和鯽魚一個勁地往淤泥裏鑽，可狡猾的狐狸逃不過聰明的獵手，最後還是被村民們抓住丟進籬筐裏。

大家使出渾身解數，人和魚在池塘裏追逐。捉魚人的尖叫聲，魚兒逃跑時濺起的水花聲，泥點子甩在身上的

啪啪聲，池塘邊觀眾的喝彩聲、加油聲、惋惜聲，還有山歌聲，「捉到魚的哈哈笑，捉不到魚的雙腳跳」，「白鷺起飛過大河，男女老少唱山歌，唱得青山團團轉，唱得鯉魚跳上坡」。一時間，各種聲音混成一片，比春節聯歡晚會的開場還熱鬧幾分。

「捉魚」活動結束，就該分發新穀和豬肉了。家家戶戶都擠在生產隊的曬穀坪裏，等着分新穀和豬肉。在那個年代，農人過日子是特別粗糙的，每天清湯寡水，不被餓死就是萬幸，一年吃不上三回肉，我們把過節吃肉稱「打牙祭」。一大早，屠戶就把隊裏最肥壯的豬宰殺了，根據豬肉的重量，和全村人口總數，算出每家每戶可以分一斤半斤肉。分肉前，每家派出一個人去抓鬮，再根據抓鬮的號碼確定順序。分肉了，生產隊會計拿出一本油浸浸的本子，念出戶主名字，家有幾口人，分到豬肉的斤兩。領到肉的人歡天喜地地端着肉走向另一邊，到隊長手裏領新穀，每家可以領小半碗。這些新穀是從每丘稻田裏選出來的，都是最壯實的稻穗。

領到豬肉和新穀，一家人高高興興地回家。媽媽開始忙活把肉做出幾個拿手菜，父親把新穀一粒一粒剝出來，煮飯時放在老米的上面。新穀子兩頭尖尖的，有點戳手扎人。嚴厲的父親用威嚴的語氣警告我們：「不要碰新穀，誰碰，中午別吃飯。」父親眼裏，這些新穀神聖得不容褻瀆。我們圍在媽媽身邊，看她在砧板上把一

塊肉變成一片一片。柴火燒起，肥肉在鍋中煎炸，很快，幾片黃黃的油炸肉誘惑得我不停地吞嚙口水，「不想油炸呷，不在鍋邊站。」這句話說得太真實了！

中午了，飯菜已熟，祭祀儀式開始。媽媽準備3碗菜、3碗飯放案板上，屋簷下早就準備好一條長木凳，案板放在木凳上。媽媽虔誠地跪在地上磕頭作揖，在煤球孔裏插上3根香燭，點燃一小把燒紙，嘴裏唸唸有詞地禱告：皇天在上，感恩天地賜福，風調雨順，五穀豐登。先祖在上，感恩保佑子孫後代，平安健康，人丁興旺，福澤綿長。

隨着香煙悠悠飄遠，把媽媽的祈福帶上天庭，飯菜熱氣也退得差不多了，父母把飯菜端上桌，把飯倒回鼎鍋裏重新盛出來。吃飯前，父親特意盛上一碗帶新米的飯，配上油湯，夾上兩塊肉給狗吃。因為狗是大功臣，傳說遠古時期，洪水氾濫，是狗豎着尾巴在洪水中拚命掙扎，才把種子保護下來。狗吃完了，父親開始動筷子，父親嘗口新米飯，喝口燒酒，啞巴一下嘴，臉上露出滿足幸福的笑容，所有的疲勞和煩惱，在此刻，都溶解在酒裏。終於等到孩子們開吃了，幾隻筷子齊齊向肉碗伸去，風捲殘雲後，我們打着飽嗝，肚子鼓脹像小袋鼠。

「孟秋嘗新穀，豐收樂悠悠。」「嘗新」這種古老、神秘的風俗，是刻在鄉村人心裏的印章。



信而有征

廈門飲食

劉征

來到廈門的第一晚，不得不吃薑母鴨。在整個廈門主島，再具體一點，尤其是思明區一帶，但凡有小吃街，必定有薑母鴨，且一律都在店舖門口懸一張大大的招牌，上書金字「薑母鴨」。下設兩三排煲仔，這時爐火正旺，烹的有老薑、鴨塊和注入其中的米酒。每一間舖子都差不多。

確實不知道吃哪家的時候，就只好去看大眾點評上的評分。或者乾脆，有一些店面，會在自家招牌旁貼出他們在大眾點評上引以為傲的成績。還有一家，在大學路上，舖上寫着：「央視曾報道過，一個阿嬤在賣土筍凍。不曉得這些說明對別人的吸引力如何，至少對我來說，實在是很有效果。」

我所吃的薑母鴨正是一間寫着「大眾點評豆腐煲第一名」的舖子，名叫「閩南行」。這名字是我刻意拍照留存的，不然記不住。它的燈箱和別家一樣，字體也一樣，連名稱都毫無特色，並且還混在各種廣告語之中。廈門人似乎在飲食方面全然無所謂自家品牌，全島都只強調吃食的本地屬性。

所以，在廈門，你也許記不住任何一間店的名字，可你一定記得住薑母鴨、沙茶麵、

土筍凍這類產品，出現太多次了。這時候我就想起本雅明的文章《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他說現代商業的特點之一就是複製，倘若把飲食稱之為一種藝術，廈門就是這種複製景觀最典型的代表。不同的是，商業社會依靠品牌來對抗複製，而廈門人甚至不塑造品牌。

後來，我發現這種行為不代表廈門人沒有品牌意識，只是他們無須這樣做——遊客實在太多了！在任何一處，你都能感受到廈門遊客的多。就連出租車司機，也是不苟言笑的，當中夾雜着微妙的無所謂——反正從來不缺訂單。不像同在福建的福州，出租車司機更鬆弛。在車上，你經常能聽到司機的私人電話。在一段前往福道的路上，我坐的車上司機師傅正在聲音外放打電話：

「今晚你來不來。」
「這會兒我還不知道，周六出去不就看到。」
「XX不願意寫作業。」
「你跟他說，不寫作業，周六就不出去玩。」

一開始，你以為這是一位妻子，後來發現他們僅在相處。那一來一往的曖昧，像一個

被推動的氣球，往往復復。而這位婦人有個兒子，司機則充當了一個非父親的父親角色。這段旅程於是成了一段搭乘別人人生的旅程。

廈門的出租車司機是急促的、沉默的、脾氣不好的。他們可能來自於很多不同的地方，但他們知道，遊客苛刻又不留情。

酒店似乎也是如此。我為了趕時髦，住進了廈門的地標「雙子塔」，酒店規定必須下午2點之後才能入住。其他地方的酒店也有如此規定，不過沒有這間酒店回覆得這樣斬釘截鐵，不留餘地。因為房子是真的騰不出來。

所以，廈門沒有給我留下來什麼能夠記得住的飲食品牌。他們從來不缺客源，無須進行差異化競爭。這就很有意思了。在現代社會，競爭是促進技藝的法寶，任何領域都通過競爭給行業提供了一個最高標準。這個標準也就成為業內「好」的標準。廈門不需要，遊客如此之多，讓店家無須塑造令人印象深刻的形象。它當然是商業的，卻不差異化競爭，所有的店，只是強調本地性來吸引遊客。飲食在廈門是一張名片，但所有店家均持同一張名片。



國富保民安

余似心

9月3日，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了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大會，令全球矚目，國民熱血沸騰，老兵熱淚盈眶，大家感慨萬千。

當天坐在電視前欣賞閱兵，我最大的感觸是：如果中國當年如此富強，我們的千萬百姓就不用受辱和犧牲，上億同胞也不用過苦難的戰火日子。感謝在這短短幾十年為國家作出貢獻，令中國富強起來的每一位國民。我們生於香港沒有機會盡一分力也實是一份遺憾，今日與有榮焉，只能打從心裏感恩。

相對生於安逸的我們，在九三閱兵儀式尾聲8隻隻和平鴿在天安門廣場上空展翅高飛時，伊拉克籍的中阿衛視駐華記者方浩明突然百感交集流下男兒淚，他同事立即拍下他拭淚的一刻。這位有着中國名字的伊拉克記者幼年時出生在一處處於戰亂中的國家，在這種環境中長大的他長期面對恐慌，2011年，他隨父母來華才嘗到什麼是和平。對是次採訪他感慨良

多，他拭淚的視頻也感動了許多人，不少活在戰地的人和他同聲一哭。他事後表示：「多希望中東人能過上和中國人一樣的生活……閱兵展示是為了銘記歷史、共創未來，希望中國讓更多國家到來合作，一起發展，讓這世界變成一家人，就像天安門上寫的『世界人民大團結萬歲』。」網民都稱讚他說得太好了。

世界仍是戰爭到處，其中最令人心痛的是生活在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民。一位現居於中國的加沙人在看到先進的中國裝甲車列隊時哭了，在發放的視頻中說：「巴勒斯坦什麼都沒有，我希望我的國家有一天也會……我知道不可能會這樣，但如果可以學到一點就好了。」

閱兵觀禮席上也有俄羅斯總統普京、塞爾維亞總統武契奇等多國領導人，不少也經歷長期被欺侮的日子，相信內心也別有一番滋味。

從天地初開至今我們都活在一個弱肉強食的世界，無論是用暴力、炮火、經濟、制度，定律皆是：只有富強才可保家衛國，讓人民活得有尊嚴！



公式化的語言狂歡

社媒刷得多了，有時真的會嫌棄。滿屏的標題及內文，都是當下最流行的熱詞和句式，就好像，看着一群鸚鵡在上網。當然了，人家鸚鵡本身沒毛病，但像鸚鵡的人，尤其是人群，卻未免無聊也無料了。

比如最近，那句源自穿搭建議的「基礎款就不要再搭基礎款」火了，於是一夜之間它就變成了模板，開始網上新一輪的語言狂歡：「我的工資是基礎款，但我的消費不是基礎款。」「我的能力是基礎款，但我插的騷子不是基礎款。」「我的髮量是基礎款，但我的焦慮不是基礎款。」……句式工整，對仗分明，標籤不同，風味類似，像極了流水線上生產出的罐頭。

表達的內容沒有問題，但表達的方式卻值得警惕。病毒式傳播的網絡熱梗，正像一台台高速運轉的印鈔機，大量生產着同質化的、標準化的「語言貨幣」。當人們可以依靠這些模板幣輕易地「一鍵生成」自己的感慨時，劣幣驅逐良幣，獨立、原創、深刻的表達便會日益稀少。

不妨審視一下這個「基礎款」公式的內在邏輯：它將複雜的生活現實，直接簡化為「基礎」與「不基礎」的二元對立。但生活本是一匹質地複雜的錦緞，充滿了各種灰度、褶皺和意想不到的紋理。每一個人的「基礎VS不基礎」，背後其實都有盤根錯節的因果和幽微複雜的人性。當人們將所有活生生的、充滿矛盾的現實，一股腦兒塞進一個個句式框架裏時，實際上是在放棄思考，放棄更精確的

表達。人們滿足於用一個「梗」來代替替長篇的敘述，用一句俏皮話來代替深入的剖析。語言的顆粒度被磨平了，思想的棱角被削鈍了。我們看似在表達，實則是在「複製黏貼」。我們以為自己很幽默、很犀利，其實只是在熟練地使用一個公共模板，完成了一次鸚鵡學舌。

這種語言的簡化和懶惰，最終會侵蝕我們感受世界的的能力。當我們習慣於用「YYDS」來表達一切讚美，用「絕絕子」來形容一切驚嘆，用「破防了」來概括一切感動或憤怒時，我們描述這些情感的豐富詞彙就在悄然退化。維特根斯坦說：「語言的邊界就是世界的邊界。」自帶公式的語言狂歡，最終恰恰會導致「集體失語」：無法精準描述，無法公共討論，亦無法塑造思維。

當然，小理並非要全盤否定網絡熱梗的價值。它作為一種社會情緒的晴雨表，作為高壓生活下的減壓閥，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同時，作為創新詞彙，它更拓展了語言的邊界，也即拓展了整個世界。但我們需要警惕的是，當「玩梗」從一種偶一為之的調劑，變成一種無處不在的表達慣性時，語言的貶值便不可避免，世界的縮窄亦不可避免。

4年前，小理就曾寫過一篇關於網絡語言衝擊導致傳統語言表達能力退化的文章。如今看來，我們終究是離那個能用「今晚月色真美」含蓄表達愛意的夏目漱石、離那個能用「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傳遞思念的錢武肅王都愈來愈遠了。